

## 《西藏古代佛教史》提要

弟子談延祚述

### 一 般若乘緣起

西藏佛教徒，稱顯宗為“般若乘”，密宗為“金剛乘”。本章系依密宗的傳說及觀點，以敘述顯教的緣起。倘自廣義而言，則亦可視為佛教的緣起。

本章共分三大目；一為釋迦示現史跡；二為釋迦寂滅後，遺教結集的歷史；三為般若乘傳播史略。

關於釋迦示現部份，密宗的說法大致上與顯宗大乘的說法相同。釋迦未示現前，居兜率天上，成為白幢天子時，已修成十地菩薩；而小乘的說法，則釋迦示現之後，在金剛座上，始由資糧位一直修至究竟位。這兩種說法，歧異很大。而密宗則根據印度佛密論師，釋迦親論師等所說，與顯宗一般大小乘略有不同。即釋迦在尼連河邊入定時，其智慧心曾被鉤召至色究竟天受諸佛灌頂。此說與密法修持的關係極大。

就無上了義言，密宗認為釋迦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始得成佛之說為不了義。因自無始以來，釋迦在法界中早已成佛，其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每一世界示現，資為救度有情之故而已。此說具見於正文所引之續上師論頌中。

這種說法，其實與大乘的共通說法並無矛盾。因為密宗以為，釋迦下降兜率天成白幢天子時，亦為示現之一相。換而言之，十地菩薩身者，不過是由佛示現至誕生期間之過渡時期而已。

這差歧的意義也很大。因為顯教力主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成佛之說，而密宗則以為修行人可即身成佛。

此外，在三轉法輪上，密宗也別具特殊的見地。依密宗經續，釋迦初轉法輪制定律藏，而律藏中又分經、律、論等三部。二轉法輪，傳授經義，經藏中亦分經、律、論三部。三轉法輪，傳論藏之要點，論藏中分經、律、論等如上。茲將各部所攝之意義排列如後；

#### 律藏

律之律：為自他秩序的安排。

律之經：禪定、平等住，瑜伽次第。

律之論：為前二者之廣論。

#### 經藏

經之律：菩薩戒之次序。

經之經：甚深廣大之禪定。

經之論：地、道、總持及禪定之闡明。

#### 論藏

論之律：以善巧方便免除煩惱。

論之經：進入空性之方便。

論之論：指示蘊、處、界、根、識及如來藏。

將三藏鴻文詳加判別，是西藏重因明、次第的作風。

關於遺教結集部份，依顯教經典，第一次結集為由大聲聞鄔波離結律藏；阿難陀結集經藏；大迦葉結集論藏。第二次結集，為由尊者渣巴（梵雲耶舍）重誦三藏。第三次結集，由迦膩色迦王發願重訂經律論三藏。

密宗據分別論，則認為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，均由普賢王如來、文殊、金剛手及彌勒菩薩所結集。

這種歧異，大抵和兩宗的傳承有關。

此外，密宗又認為第三次結集以前，文殊已化身比丘傳大乘法。

關於般若乘傳播史略方面，密宗認為釋迦所親傳者有兩支：一支傳與上座十六人，此十六人具虹光身，弘法於四大洲及三十三天等處，非具大福德者不得見其人。一支傳與迦葉，迦葉傳阿難陀，阿難陀傳日中羅漢（又名水中羅漢），及草衣兩支。草衣則傳與近藏，近藏傳聖達德迦，聖達德迦傳聖黑，聖黑傳聖善現，聖善現傳與龍猛。至日中羅漢則於阿難陀滅後二十年，以大神變，化成迦濕彌羅國（即今印度喀什米爾地）。對於這種傳說，似可視為是小乘與大乘，南北兩支分傳的反映。

有關金剛乘本身，舊教的說法，是本書的重點，故其傳播史實，具見以後各章。至於新教的觀點，是以為釋迦授記，將一切密續傳與鄔金（有些譯本稱烏仗那或烏菴）國王因渣菩提。——或以為密主金剛手傳與因渣菩提。其後法統，為巴蘇嘉巴得密集金剛續，龍猛得喜金剛續，姑姑葉巴得馬哈瑪那及大威德等續。支嚕巴則自香拔拉得時輪金剛續。

一般對密宗生誤解者，常以為密宗缺乏理論。本章敘述。大乘之論師時，極力推崇龍猛、提婆、法稱、無著、世親、陳那等性相兩宗論師，則尤可見西藏密乘之學術傳統。——由中道而唯識，是學術部份；密法傳承，是修持部份，全書於此，系統燦若列眉。

## 二 金剛乘緣起

依甯瑪巴觀點，金剛乘有三種不同緣起。一為“勝者意趣表示”；一為“持明語文”；一為“補特迦羅口耳傳承”。

勝者意趣表示，是佛在其剎土中作明朗示現，不落言詮，但以行相及加持力，使其眷屬得證空性之智慧。普賢王如來示金剛持行相，所轉無上瑜伽法輪，即是此種意趣。

換而言之，這種傳承不在世間（且超出三界之外），所以，經續結集的來源，便和顯教所說的不同。一般來說，密乘經續的說法者就是結集者，或者，受法者就是結集者。這就與顯教經典由人結集不同。

持明語文與補特迦羅口耳傳承，為密法在世間的傳承。而尤以後者至為重要。

持明語文大別可分非人待明及人持明兩類。前者為導師化作天、龍、藥叉等

非人，以度化非人族類。後者為密法在人間的傳播。

向天人度化的，是文殊（妙吉祥）的化身；向龍族度化的，是觀世音化身；向藥叉度化的，是金剛手化身。

佛滅後二十八年，天人、龍王、藥叉、羅刹、及人等五持明顯現，金剛手菩薩亦作報身顯現，此為普賢王如來在法界傳授的密法，於人間廣泛傳播的開始。其後，有伽哈那巴、楞伽渣華桑波、珍渣果密等教主，相繼在馬拉雅山弘揚密法，故馬拉雅山聖跡甚多。

至於補特迦羅口耳傳承，肇端于從金剛手受密法的五百大乘教主。他們受西方國王那義雅疏供養，造密乘經續甚多。此後，沙珂那王渣（即中因渣菩提）是傳承中的一個重要人物。王渣曾受佛授記，同時得金剛薩埵親自降臨授以智慧灌頂（三級灌頂），並得受自天降臨之阿努約噶及瑪哈約噶經續。故王渣在此兩部約噶傳承中，均居主要地位。

瑪哈約噶，或譯生起次第，分續部與修部兩部。續部共一十八部，計有身、語、意、功德、事業五大續，修行支分五部續，瑜伽支分五部續，補充、及無不具備兩續，一切集成一續。修部則分兩派，一為教傳派，一為岩傳派。

在續部中，王渣傳大幻化網與姑姑喇渣，經數傳而至西藏密宗的開創者蓮花生大士。王渣傳大樂光明與渣倫打拿，經數傳而至噶朱巴（白教）第一代祖師諦洛巴。此外復有王渣的事業手印傳承，及羅睺羅的集聖類傳承。

但在初期的傳承系統中，似乎只是指經續的傳授，而非法統之傳承。因王渣奉到降臨經續後，呈獻姑姑喇渣，姑姑喇渣依經續修持，修至可見金剛薩埵之面，並得開示授記。其後反將一切續部分十八函，為王渣開說。故自法統而言，**姑姑喇渣**實為一代宗師。

在西藏密宗**蓮花生大士**地位極其崇高。相傳大士為阿彌陀佛化身，由蓮花化生，得天人及海洲中空行傳授密法，其後為鄔金國法之大臣茲拉尊迎請入宮，由國王因渣菩提撫養。及長，示種種神變，得天人、龍王、空行等護持。但為得法之傳承故，乃從教主**渣巴哈德**出家。此後曾在沙珂、鄔金、印度東、南、中部，及蒙藏等地示現，調伏有情，示大神變。至其來藏地後事蹟，詳見後文。

瑪哈約噶之修部，依教傳系統，教主為出生于尼泊爾之婆羅門族空遮伽雅。修成大手印成就。另一教主蔣巴甯舍，則得四事業法經卷。此外尚有聖龍猛論師、卑嗎那密渣、及渣巴哈德等教主，其傳略均一一見於正文。

岩傳一派，相傳為金剛法菩薩將修部經續交付事業自在空行母保管，其後由空行母將經卷八箱分別交付與**卑嗎那密渣、空遮伽雅、蔣巴甯舍、郎嘉佐那、蓮花生、達那生芝達、巖布姑希、及史華迎波**等八大成就者，後此八寶箱經卷，均由蓮花生大士總攝受焉。

阿努約噶，或譯**圓滿次第**。由金剛手傳授王渣。但為尊重法統故，王渣仍請人持明賴渣華為之灌頂，並向其求法。于此可見密宗重傳承的特色。王渣將法傳與四人，其中最能弘揚法統，代有傳人者，為釋迦布捷（即小因渣菩提），後經五傳而至釋迦獅子（蓮花生大士之異名），寢且法傳至尼泊爾。

除上述兩約噶外，尚有最殊勝修心法要**阿的約噶**，或譯**大圓滿**。此法傳承肇自嘉饒多傑。其母為鄔金國公主。公主為比丘尼，夜夢有人以寶瓶印蓋其頂上三次，不久即誕嘉饒多傑，實為金剛薩埵化身。公主以有違世法，將之棄於灰堆，曆三日而無恙，公主乃復將之迎請回家。六七歲，即能與國王供養之五百班知達（學者）研討佛法，辯才無礙。其後從自心中湧現金剛薩埵為之開示灌頂，得內外乘一切經續，及大圓滿偈六百零四萬頌。世壽七十五歲時，傳法與蔣巴寧舍爾。

蔣巴教主將大圓滿六百零四萬頌分作三部：心部、中心部及口訣部。又有修明點降下法等。分傳聖天菩薩、蓮花生、宋惠壽、及生遮移喜四人。其中宋惠壽又從生遮移喜受心部傳承。

最值得注意的，是大圓滿的傳授竟涉及中國，按云，中國疏清城有**詩列星哈**者（敦珠上師據傳說以為此即**宋惠壽**之異名），因觀世音開示，赴印度叩見蔣巴教主求法，得一切教誨及隨行教誨，並得教主圓寂後之最勝口訣。

詩列星哈將大圓滿口訣部，分為外類、內類、密類、及無上密類等四，藏於中國菩提樹寺及吉祥座下。以後分別傳北來求法之渣那宿拉、卑瑪那密渣及移喜度。

在藏密中，大圓滿為最高法門，其心要直與禪宗相通——故藏地又稱禪宗為大密宗，而其傳承，竟有北傳我國之痕跡，此頗為值得漢地教史研究者注意。

從傳承歷史可知，無上密部之修法，多由口訣秘密傳授，至**嘉饒多傑**而始集大成。其餘密宗一切經續，則大部份由鄔金國王傳出。

至經續數目，據勝樂金剛續雲：一切瑜伽續，有六千萬續；瑜伽母續，一億六千萬；大乘之外一切經，八億續；般若波羅密，五億零一百萬續。

以上所述，多為金剛乘未傳入藏土前之歷史。

### 三 西藏佛教傳播概況

（原題：西藏黑洲佛燈之傳播）

前面兩章，已將佛教未入西藏前顯密兩宗之面貌予以概述，蓋為尊重傳承之故。由本章起，即進入西藏教史部份。本章先述西藏開國之神話，及佛法流入西藏的起源。而佛法傳播則分隆興、中衰、重興等三時期。

開國之先，藏人以為藏地是由海變成。藏人的來源，則是由洛伽山觀世音菩薩所加持之猴子與石山羅剎母配合而產生。這傳說，研究民俗學者當有頗大的興趣。

西藏第一代王，為具有神話色彩的尼墀贊波。經二十七傳而至**哈圖妥列呢珍**。其時國家曆由黑教管理，故敦珠上師稱當時之西藏為黑洲。哈圖王時，有印度大德羅森楚及悌列些攜佛教經續來，王頗敬禮，而不知經義。（據黑教傳說，此種經續為由天下降，這是因為黑教尊天的緣故）。及後又經五傳王位，始對經典意義瞭解，然佛法實未嘗流入民間也。

始大弘佛法者，為第三十二代藏王松真則布，相傳為觀世音化身。王迎娶尼

泊爾公主慈珍（相傳為有額部度母化身）及中國唐代文成公主（相傳為綠度母化身）。於是佛法乃從尼泊爾及中國傳來。其時興修廟宇，並延印度、尼泊爾及中國教主（中國教主據稱名哈森瑪哈雅那）來藏，於是始開譯場、弘佛法。然仍未廣被民間。唯是西藏采梵文為藏文藍本，依佛典制成文法，則知佛教對藏土文化之影響甚大。

又曆四傳而至妙吉祥（文殊）化身之國王赤松德真，因廣弘佛法而招致災害，遂迎密宗堪布蓮花生大士來藏，蓋為調伏西藏之非人等故。此為金剛乘在藏地弘揚之始。

**蓮花生大士**在藏，神變甚多，調伏羅刹、龍王等非人甚眾，並使非人等助建巴桑雅廟，曆五年而建成。於是國王廣開譯場，自印度延聘大小乘大德，教育藏民、翻譯顯密經續。其時密宗大德卑嗎那密渣（無垢善知識）亦在延聘之列。

西藏人出家，自巴芝詩等七大臣始，稱為“舍美”七人。由是藏地始有僧伽，而佛教亦臻隆盛矣。蓮花生大士居藏五十五年又六月，于赤松王禪位於其子穆尼遮波後十六年又六月，乘馬騰空而去。行前，為藏地普作加被，並留下極多授記，蓋為將來紹續密宗法統之故也。

除密宗外，法相宗在藏地亦異常發達。于穆尼王時，設平等供養法會，使民眾無論貧富均可參加。又復廣建廟宇，並由王族獻予賦稅以供養出家人。同時，復從印度延請班知達眾，與藏地大德研究，改良翻譯，以期普及民間。故當時大小乘均得流通，僅密宗內續予以庫藏而已。

松真剛布、赤松德真及穆尼遮波，為隆興佛教三代法王。

及後，三傳而至朗達瑪王，王迫害佛教不遺餘力，影響所及，至其被殺後仍無人敢皈依出家，而藏王統治亦四分五裂，此為佛教在藏地之中衰時期。當此之暗，只有居士白衣傳法，而密乘法統乃賴之不致中斷。

于受朗達瑪王迫害，有堪布三人，攜經、律、論三藏至西康弘法，於是大乘律藏、般若、及密宗大圓滿心要乃得傳至康地。及後西藏佛教重興，乃自康地反聘堪布倫美回鄉弘法。然此際傳承已大異三法王時期，于藏土流行者為噶登巴派之律儀，及經部之般若波羅蜜多，輿論部之集論及俱舍論。此為密宗而外，流行藏土的經續。

#### 四無上瑜伽密傳播史略

（原題：金剛乘不共之三續法）

密宗共分四部：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，西藏密宗，尤重後者，而稱前三者為“下三部密”。一。無上瑜伽密之受藏人重視，自赤松德真時已然。本章所述，即為無上密部之專題。

無上瑜伽密依修行次第，可分為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及大圓滿三續。而生起次第又可分為續部與修部。一如第二章所述。

續部傳承，可分四系。卑瑪那密渣一系，傳以金剛薩埵為根本尊之大幻化網（敦珠寧波車即得此系傳承。）蓮花生大士一系，傳教誡見之鬘。生遮生汪一系，傳幻化道次第。姑姑喇渣與空遮伽雅，則據鄔金王之帝釋同行大注疏，修馬頭明王中圍本尊法。

修部傳承，大致可分三類。星登嘉巴拉，傳閻曼德迦法類。卑瑪那密渣等，傳甘露法類。至蓮花生大士，則傳其他法類。——如八大修部，內、外、密等三種中圍灌頂等。得灌頂教誨成就者數十人，皆具神通，如授記為敦珠上師第六世身之佐賓車聰譯師，能一瞥一指，即將空中飛鳥攝入掌中。而准許婦女即生修行成就不必待轉另身，尤為無上瑜伽密之特點，故因蓮師灌頂教誨者而成就之婦女亦有十餘人，並皆具足神通。其餘得化光飛去，或得肉身成就者，不可勝數。故生起次第之修部中，以蓮師一系為最盛。

圓滿次第傳授系統，以**努青生遮野些**一系最為重要，將于下章詳述。

大圓滿分心部、自然果部及心要部三部。而以口訣傳授為主。——其中自然果部，原為龍部傳承，即非人而受傳法。在藏密甯瑪巴法統中，心部與自然果部合流。故實分二部而已。心部與自然果部，以毗盧渣那為藏族得此法之第一人。其法為入印度時受于教主巴支星噶。由於禁例關係，授受時極為秘密，然毗盧終得十八部心法口訣，六十修部一切灌頂及口訣，及自然果部三種教誨。又從嘉饒多傑處，得大圓滿六十四萬頌。及歸藏後，乃以之秘密傳授與藏王赤松德真。然得法一事終為印人所知，乃用離間計，使毗盧不能安住王宮傳法，而大圓滿心要，反因毗盧避地，得流傳廣泛。

得毗盧傳授者五人，皆有大成就，而以彭恭生遮幹波一系，法統最弘，七傳至喇嘛靖。靖除受本師巴金大圓滿，大手印、金剛橋等最高心法外，並另從二十一師，習二十六種法。後造居士修習儀軌，更使大法廣傳。能得其傳承之弟子共一十五人，宗派繁衍。

大圓滿之心要部，分蓮花生大士及卑瑪那密渣兩派。從法統言，蓮師的大圓滿心要得自卑瑪那教主，而其傳承另有體系，將于下章詳述。

卑瑪那密渣入藏時年將二百歲，住西藏十三年。其後即往中國五臺山。住藏時，口訣心要部份僅授藏王及楊丁增康波二人。

此部心要，其後即由楊丁增康波弘揚，代有傳人。如深藏不露，以普通行相示人之鄧瑪倫朱贊青；得卑瑪那密渣現身為其灌頂之吉尊**獅子自在**；得大護法一發母授記之化身桑敦；兼弘勝樂金剛續而得成就之沙嚴榜；以多聞著名之**咕汝蔣啤**；作“普賢行”，故示人以瘋顛起相之星噶渣巴；能面見普賢王如來、金剛薩埵、金剛亥母、觀世音等尊身之祝青麥龍多遮；以修忍辱行見稱之姑姑喇渣；及不住胎而生之楊忠多傑，皆為此系大德。

此外，修大圓滿心要，尚有一個特點，即修行人成就時，均系化虹光身飛去。

除上述三部之外，大圓滿另有一特別口訣部。此部可視為心要部的分支。

心要部第十代傳人姑姑喇渣，有二弟子，一為上述之楊忠多傑，另一人即為特別口訣部祖師渣華龍青巴，渣華初修習姑姑瑪所授大圓滿三部續、口訣、念誦、

護身等外，並得姑瑪喇渣賜與傳承。而先後曾承事上師二十二位，精通顯教，密乘一切教規及各種口訣，並精通經、律、論三藏。如般若、法相、七部因明、中道論等顯密經典；六法、時輪金剛續、甯瑪巴總集續、大生起心、道果等九種薩迦深法、空行心要語續等密乘經典。故自學術觀點而言，渣華實亦為劃時代的宗師。而關於心訣心要解脫教誨類傳承，至渣華可稱圓滿矣。

## 五 西藏密宗傳授史略

（原題：長傳教誨如大河不斷之經幻心來源）

前章所述，為甯瑪巴古代法統來源大略，本章則兼及各派，全面闡述較後時期之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及大圓滿傳承，而仍以甯瑪巴為主。其所以兼及他派之故，是因為其他各派均由甯瑪巴發展而來。如元代極盛的薩迦巴，即與甯瑪巴有甚深血緣。

本章敘述，共分五大目。一、生起次第；二、圓滿次第；三、大圓滿；四、普巴法統；五、著者 敦珠寧波車所攝傳承。

生起次第方面，分二大系統：一為各派所共的系統，一為甯瑪巴本身的法系。

各派所共的系統中，以**尼渣那咕瑪那**為首傳。尼氏得蓮華生、卑嗎那密渣、毗盧渣那及宇渣迎波四種傳承，故於顯密皆無不通達。其一生事蹟，行腳流離，修行之苦，為古代藏密行者的典範。至其後行誅滅法以調伏敵怨，未免殘忍，漢土佛教徒對之或不免耿耿。

尼氏有八大弟子，以舒波巴支移喜最為重要。在舒氏承事上師尼氏時，曾起輕慢上師之心三次，故一生亦受厄三次，由此事可具見藏密對皈依上師的觀點，遠較顯教為重視。近人討論“四皈”、“三皈”的問題，多從理論上分析，倘若試從藏密史乘去研究，想當可更進一步瞭解問題的實質。

舒波傳努青生遮野些，而生遮野些又共得二十六師傳承（包括蓮華生大士、卑嗎那密渣及尼氏與其八大弟子在內），故在此系統中，可稱集大成者。**生遮野些**之世，適值西藏王朗達瑪毀滅佛法，故降伏法便起了護法的作用。也正由於生遮以降伏法調伏朗達瑪，才獲准藏密許以白衣傳法，百年來法統賴以不斷，可見藏密行人對此次調伏的重視，也由此可以想到，本章之初，詳述尼氏調伏敵怨之殘忍，不外為生遮野些張本而已。

以後生遮所傳，為俱龍華袁登渣楚一系，袁登嗣子為移喜渣楚、啤嗎汪渣、複再傳而為楊派始創者楊舍翹楚。

生遮所傳另一系為舒移喜汪竹，此系亦再傳而及楊舍翹楚。以後由楊再傳而至甯瑪巴蘇氏一系傳承的始祖蘇窩車。

蘇窩車為于西康出生之甯瑪巴生起次第法系的主要人物。生平所從上師甚多，弟子亦眾。其侄蘇聰巴紹承法統，蘇聰巴之子蘇釋迦星噶（即密主左蒲巴），為藏密心要的主要傳承人。蘇氏三代，由康地以密法反哺西藏，重興佛教，因而在歷史上，更顯得其地位之重要。 敦珠上師記述蘇氏三代弘法、建寺的歷史，

翊翊如生，其中於神通事蹟，更多描述，倘如客觀地看待這些記述，當知此即對藏密重興的讚歎，並非故意眩耀非解脫道的神通。

以後左蒲巴傳謝敦渣拿，謝敦傳其伯父袁登崇及烏巴敦沙、烏巴喜波兄弟。烏巴喜波傳史波都芝，史波傳德敦佐耶。左蒲巴之另一系傳承，則由蔣巴治敦與尼敦卓之星噶二人，傳與蔣拿昂巴，後三傳而至巴詩釋迦和。釋迦和為蘇族人，故法統回至蘇族。以後傳達那敦都，達那傳達釋迦柏，柏傳蘇錚巴星噶，巴星噶為巴詩釋迦和之孫，於是法統再度回歸蘇族。于此，蘇氏一系傳承，實際上實是甯瑪巴生起次第的不共傳承之主流。

圓滿次第由**蘇錚巴星噶弘揚**。主要弟子為容敦多傑巴及達那佐瑪華生祝多傑。

容敦雖然是甯瑪巴大導師，但對新教密法，亦皆通達，並曾至蒙古弘法，因旱災求雨成功，使西藏密宗能受蒙人重視，遂為其後薩迦巴弘法於漢土，鋪平了道路。

生祝多傑雖未出藏地，但其修持成就，已證得解脫，且對蘇族恩惠甚深，在本系中亦為重要的導師。

容敦所傳，為雅德班禪一系。生祝多傑則傳蘇釋迦忠蘭，忠蘭傳其上師之子生遮寧青，生遮傳貴洛雅桑達巴，以後六傳而至蘇卓英楊佐及第五代達賴喇嘛。卓英為蘇族子弟，故在傳承中自然淵源甚深，而第五代達賴以上師示寂後，亦曾隨卓英學法，卓英一系至今法乳不斷。於此傳承系統中亦略可現見甯瑪巴之于格魯巴（黃教），亦有傳法的關係。近人治西藏佛教史，每多忽略此種史實。

此系原由蘇氏努青生遮野些所傳，故努又為此系的宗師。

大圓滿的派系，主要為康派、駱派及容派的傳承。

由於歷史的原因，西藏佛法曾由西康反哺，已如上述，故藏密遂有康派一大系。康派以嘉圖巴為大圓滿之第一位弘揚者。嘉圖巴亦曾間接受密主左蒲巴之學，並共從多位上師，通喜金剛、勝樂、密集、幻化網、六法、大手印等，于密乘諸法，悉皆通達。因其建立寺廟於嘉圖，後來成為康派弘法的中心，故稱為嘉圖巴。而嘉圖寺的傳承，亦為藏密的一個主要源流。

嘉圖巴的主要弟子為**山敦巴**。山敦巴十七歲承事上師，二十三歲即住嘉圖寺；至世壽九十圓寂，蓋住嘉圖已六十餘年。可見其在此系中地位的重要。其傳人為曾本巴，仍以嘉圖為弘法中心，至第五代烏俄移喜榜，與元代受封大寶法王之柏巴寧波車（八思巴）同時，曾以幻化網寂靜忿怒尊灌頂傳與柏巴，故柏巴同藏後，以寶塔等物呈獻與嘉圖寺。此嘉圖世系，至今傳承不斷。

而康派一系傳至西藏中部則有移喜贊青巴及南卡渣楚等紹其法統。其後衍為那代十三代，及鐘代十三代。後有史喇開珠移喜榜巴一系，則得嘉圖巴、山敦巴、曾本巴三位直傳，如是傳承，至今不斷；又經部之灌頂，以蘇摩紀敦榜得康派傳承，並曾中興康派。

此外，大圓滿又有駱派的法統。此派亦由密主左蒲巴傳下，故與嘉圖派可以說是同源。由左蒲巴五傳而至駱喜饒和，為駱派開創者。

另一大系容派，由蓮花生大士傳下，八傳而至大學者容巴卓之生波。能紹世親、陳那、法稱等顯教之學；於密乘中，則遙接蓮師及毗盧遮那、康派、卑嗎那尊者等法統，故被稱為前代密宗無比之王。噶登巴始創者阿底峽，亦盛稱之，可見容巴學術地位之高。

容派傳承，分嗣於與法子兩支。嗣子一支傳史芝巴及龐巴二人，統緒甚長。法子（弟子）一支，則有柯璐、麻巴多巴、雅多傑珍巴等數百人。法嗣極廣。

以上已明生起、圓滿、大圓滿三次第之法統。

古代藏密，以多傑普巴為主要本尊，而弘揚普巴法統者，另有下述各派：

渣波（贊普）派。為國王之傳承。由蓮花生大士傳下，只限于王室中相傳，故對民間之影響不大。

左摩派。為蓮師未入鄔金前，以普巴法傳左摩卡青渣，由此成左摩一派。

張規。此派由瘞師傳與貴族婦人左洛雅（張者，貴婦之謂），但此派實由左摩派得傳授。

容規。容氏一系，前已略述，但于普巴法，則系由容森巴之祖父容賓圖丁甯青從教主受法，而家世其學，於是便另有容規一派。

哈那派。此派供養黑色之本尊像，黑色，藏語曰哈那，故此派便稱為哈那派。其傳承是由蓮師父母傳與謝阿闍黎沙呢及郎饒蔣操多傑。

普巴薩迦派。薩迦派的祖先，原屬甯瑪巴系統，故此派亦得蓮花生大士的普巴法傳承。

凡上六派，皆由蓮師傳下。而由岩傳而修普巴法成就者，則另有達沙育華，此師曾助薩迦巴之薩迦班知達（八思巴之叔父）調伏外道，由是可見其成就之高。藏密中或有對岩傳派致疑者，將可從此等史實得到解答。

弘揚生起、圓滿及大圓滿法類者，除上康派、容派外，又有所謂“經部大灌頂”的傳承。

此派由左青森朱多傑傳付蘇堪姊妹二人，共分三系：

由姊蘇堪傳下者一系，其著名成就有謝敦差英汪波、喇青遮松巴等，後者且為第五代達賴聘之為帝師。

由妹蘇摩紀敦榜傳下者一系，是為康派的經部，已如前述，蘇摩傳達龍巴多傑，由此康派之經部廣得弘揚。

子緒傳承者一系，即生遮寧青傳下。此系弟子，有大成就者甚眾，為桑敦南卡多傑、榮增裕珠多傑等皆是。其中貢列羅青仁編多傑曾赴西康弘法，其弟子為山達親呢倫朱，皆此系之表表者。

至於著者 敦珠上師的傳承，其羣羣者則共有三種：

經、幻、心三部法幢之樹立者，為笛青卓之渣波爵麥多傑。此為甯瑪巴之教傳派。笛青傳羅青達瑪詩列，由達瑪傳下，經八傳而至 敦珠上師。

大圓滿心部自然果部，由榮增笛打零巴傳下，經八傳而至 敦珠上師。

十萬頌全續傳承，由笛青耶那甯巴，經十七傳而至 敦珠上師。

## 六 岩傳歷史

（原題：甚深切近岩傳之歷史）

岩傳法系，為甯瑪巴的特點。所謂岩傳，是前代聖者將經續、儀軌或法器等，封藏在山岩水壑，以待後世有緣人發現。——漢地學者所說的“藏諸名山、傳諸其人”，便有相同的意思。

將法本岩傳，固然因為機緣未熟，一時難得傳人，但卻有許多利益，如不易為兵火所毀，不易為外道所得，更不會因輾轉相傳而致文字脫誤。

或者，有人會懷疑岩傳有偽造的可能。關於這點，甯瑪巴的信徒自知所抉擇。而歷代岩傳導師的成就，特別是五位導王的成就，使用事實反駁了這些不淨的說法。

得岩傳傳承的學者，在印度、尼泊爾及西藏均大不乏人。至於藏密岩傳的主要來源，則出於蓮華生大士及佛母移喜磋嘉。

除了法本之外，岩傳導師的還有財物與三昧耶法器，不過這兩種，似乎比較上不重要了。

最早的岩傳導師，為生遮喇嘛，是西元十世紀時人，約與噶登巴祖師阿底峽尊者同時。生遮所傳，為岩傳一極重要來源。如果從歷史觀點研究，則生遮喇嘛的活動時期，正當西藏佛法重興之際。其先輩在百餘年佛法黑暗時代，將法本法器以至財物岩藏，是可以理解的事，故生遮喇嘛適逢其會，遂得大量岩藏，並可以有機會將之弘揚。

生遮之後，則有五位岩傳導王，及無數岩傳導師。

第一位岩傳導王，是與密主左蒲巴同時的楊利呢嗎和些，其傳人有南卡巴華等，法嗣頗廣。

楊利所得的岩傳，主要為佛母移喜磋嘉化身所授的空行法類，及由蓮華生大士之高弟毗盧渣那及丁瑪遮孟繕寫的經續。其修持成就，即新教大德亦表示欽佩。

第二位岩傳導王，是咕汝卓之汪竹，為西元十三世紀初葉時人，曾聞阿底峽尊及薩迦巴法要，終因具大福緣，取得岩藏甚多，並經其父考察，於是依法修持，而獲得大成就。其主要弟子，有巴羅鐘珍、文龍巴麥爵多傑等。

第三位岩傳導王，為多傑甯巴，時代較格魯巴宗師，宗喀巴大士略早，其取得的岩藏，主要為上（上師意集）、圓（大圓滿）、意（大悲）三類。其主要的弟子為卓英巴等。至薩迦巴的第四代法王，亦曾從其學。

相傳多傑甯巴示寂，其遺體存於廟中三年，竟能誦回向文以為饒益有情。及至荼毗，其雙足又自火化房踴出，分為兩弟子所依。

第四位岩傳導王，為啤嗎甯巴，生於十五世紀中葉，原為康派中駱氏一系的嗣子。其第一次取得岩藏，為持燈潛入麥巴楚塘中，及至取的岩傳箱出來時，燈仍未滅，故受信眾讚歎頂禮。

啤嗎甯巴所傳，則分二系。一為嗣子圖些達華一系，一為法子化身卓敦幹波一系，均有極大成就。

第五位岩傳導王，為**蔣揚親遮旺布**。師亦為駱族嗣續，生於十九世紀初葉，為近代之岩傳導王。

蔣揚不但得岩傳成就，其於大小五明、律藏、論藏、中觀、般若及法相等宗的經典，均告通達，又兼修薩迦巴及噶登巴的密法，故實為近代顯密雙修的甯瑪巴大學者。故其弟子眾，有甯瑪巴者，有薩迦巴者，有噶朱巴者，有格魯巴者，甚至有黑教之掌教。師得藏密行人之崇敬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敦珠寧波車于記述蔣揚的歷史時，並加評論，以為蔣揚能統攝修行八大乘的傳承——甯瑪巴；噶登巴；啤育巴父子的法統；噶朱巴；舍楚巴丁森巴的教傳；時輪金剛法統；鄔巴生遮之教規；鄔金巴的三金剛承事法統，並遺留後代七種教誡。此可知師資為近代之大成就者矣。

除上述岩傳五導王外，著名的岩傳導師，尚有笛清耶那甯巴等百餘人，而為漢土所認知的第五代達賴，亦為其中之表表者，故甯瑪巴岩傳成就，治藏地教史者當不可忽視也。由於 敦珠甯波車本人亦得岩傳傳承，並將之弘揚於漢土，故岩傳歷史一節，實為近代著作中稀有難得之資料。

## 七 答難

（原題：反對舊教者懺悔之經過）

在本章中，作者對向甯瑪巴教理經續提出責難者，予以一一批駁，他的答辯是很客觀的，並不反擊其他的教派，只提出歷史事實，使責難者無詞。

有些人以甯瑪巴的某些經續，不見於印度，因而產生懷疑。

作者對此提出糾正。首先從來源分析，並不是一切經續都源自印度。其次，批評者的見聞可能不廣，以一己所知，以為印度無此經續，其實原本尚存印度。如鄔金巴甯清巴，起初也作如是想，但後來即在尼泊爾的經堂，發現了甯瑪巴所傳的續（論），因此他反批評自己的灌頂師智慧不廣。

更厲害的責難，是以為印度根本無密續。

作者以蓮師在西藏建立教規的歷史予以分析，並以阿底峽尊者從印初入藏土時，對密乘經續的廣大加以讚歎，證明藏密經續來源的清淨。

有些具偏見的批評者，以甯瑪巴續不是佛法。

作者以為甯瑪巴十八種部綱要，均源出於印度的密集，月密明點及**生遮欽佐**。倘以為甯瑪巴續非佛法，則上述三續亦不可能是佛法。由此反證，使責難者無詞。

有人於無上密乘三次第中，特別攻擊圓滿次第及大圓滿，尤以後者與漢土的禪相近，于藏土更容易為修行人誤會。

作者對此問題，用了很大的篇幅。並順帶談到了大手印與密心續。漢土的禪宗學者，對此當會感到極大的興趣。這裏，我卻想起了 諾那上師所說的一則密宗的故事。相傳鄔金國王因渣菩提向釋迦請法，但卻要頓即成就。於是釋迦使對他說了一句話：“你就是佛。”因渣菩提聞言頓悟，立即成就。此時追隨釋迦的弟

子感到奇怪，釋迦便對他們說：“你們是顯教的根機，國王是密宗的根機。”由此故事，再證諸藏密稱禪宗為大密宗，似乎兩宗傳承之間有關係存在。不過，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，尚待研究者予以證信。

此外，作者在本章，澄清了岩傳的懷疑，與及分析黑教對甯瑪巴之影響，及其不共之處，此種意見，均為研究藏密者所樂聞。

## 八 佛教傳播簡史

（原題：佛教傳播時期之經過簡史）

本章在原書中，為總結性的一章，其精華部份，在“簡史全部”一節。

此節自釋迦入胎之年起記，直至西元一九六二年歲次壬寅止，共計二千九百餘年。當然，因原書並非編年史，亦非年表體裁，更加以藏人紀年的習慣與漢土不同，故漢土學者讀來，或有困難，不能馬上攝受其年代觀念，故我已準備利用此第一手資料，更參以其他藏土教史文獻，細述“西藏密宗細年”。

原書紀年之法，的可分三期：

釋迦入胎至示寂，為第一期，此期但以干支紀年。

釋迦示寂後，至時輪金剛續降臨藏土前，為第二期。此期除以干支紀年外，並加注佛寂後若干年，或距今（指本書撰述之年——西元一九六二年）若干年。

時輪金剛續降臨後，即改以“耀宗”紀年。每六十年為一耀宗，故甲子不容有亂，除推算略煩外，此實為紀年之一善法。第一耀宗年，為西元一〇七二年歲次丁卯，放如言第一耀宗戊辰年，即可知為西元一〇七三年矣。以後每隔六十年之丁卯歲，即為新耀宗的開始。

原書簡史記述，多紀上師大德之生年，或新耀宗年開始時之年歲，故讀者或會以為太略。然稍知藏史者，應知密乘修行人，但重視上師之行狀及修行經過，以為一己修行時之借鏡，故年代歲月觀念，實不如漢土學者之重視——此或為修行人與教理研究者之分歧。今原書所列年份，達數百餘則，在西藏撰述，蓋已屬難得。

書中所言釋迦生寂之年，與流行的說法亦有不同，援其以釋迦示寂於庚辰歲，並記曰：“至今第十六耀宗年之王寅年（按即西元一九六二年），已經過兩千六百四十三年矣。”是則以釋迦寂於西元前八八一年，即周夷王十四年。又以釋迦世壽八十一歲，則其誕年，當為西元前九六三年，即周穆王四十三年，歲次庚申。

此說法並不一定是信史，但於此亦可見甯瑪巴對這問題的觀點。有趣的是，藏人定己未年（即釋迦入胎之年，為誕生前一年）為“義成年”，用此干支，當有所據，因而，研究者似可據此干支，再參以其他史料，以確定釋迦的生寂年份。前此之研究者，似從未由干支著眼，然此或亦一新的研究途徑也。

## 後記

“西藏古代佛教史”一書，是甯瑪巴法王 敦珠寧波車避地印度之後的著作。由於著者親掌藏地王室史料，又與達賴喇嘛親近，更加以數十年的學養，故此書記述的資料，不但珍貴而且翔實，學術價值不在達拿那他（即多羅那他）、布頓寧波車等史籍著作之下。因此，藏文版甫印行，即有學者將之逐譯為梵文及英文，而漢文翻譯，則由著者的傳承弟子 劉上師銳之主其事。

劉上師經前後四年，初譯稿始脫，其鄭重可知。因作為弟子的我，願在譯事上效微勞，故上師乃將譯稿交我初讀。我不自量力，以原書鋪叙綦詳，恐宗外讀者難以體會，反而弄亂了傳承的線索，因發願為正文八章各撰一提要，使眉目稍清。同時，我深知現代人生活忙碌，閱讀鴻篇巨制的人甚少，故希望利用此一簡單的提要，使無暇讀全書的人，亦可籍此稍知西藏古代佛教的一些重要史實。此願蒙 劉上師嘉許，於是兢兢業業，利用工餘時間，寫成此萬餘字的提要。雖有狗尾續貂之嫌，但為通俗計，似亦未致褻瀆原作。

香港金剛乘學會，原為西藏密宗的研究機構，因為導師 劉上師得到 敦珠寧波車付與傳承，故對甯瑪巴自然更感親切。“西藏古代佛教史”，主要敘述的是甯瑪巴的歷史，故此書的翻譯，並非表示對藏密的其他宗派有所貶損。我們覺得，藏密能在漢土民間弘揚，只不過是幾十年間的事，如今雖已弘法自歐美等地，而仍可以說尚在萌芽時代，作為佛教徒，對任何佛教宗教的弘揚，都應該覺得高興。一般編著教史的學者，卻每多站在本宗的立場，而只憑著若干資料，即大事發揮以貶損他宗。我們高興 敦珠寧波車的原著，並無如此種惡劣的態度，而本提要的編寫，也極力注意保持客觀的態度，恪遵“不譏謗自他宗”的金剛乘戒條。

在閱讀原著，及編寫提要期間，受到師友的關注，更在難得的是，一些教外的學者，也在精神上給我支持，謹在此致意，為免標榜，恕不在此列名致謝。